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九十四 回治香以臭別開土老之奇 語婚配宜歌新詠關雎之好述

素臣忙在身邊取出寒光、安息兩般寶物，令苗女將薩氏的衣服解開，把珠摩運心口；一面開了銀罐，將指甲挑出少許安息香，放入爐內。只見一股香煙繚繞，薩氏已醒轉來，連稱涼快。苗童、苗女，俱得香氣便醒。天氣本熱，加以蘭哥房中滿架香爐，俱有獸炭，因怕香氣鑽出，四百窗戶俱有竹簾，房中仰承地板，四圍加以板壁，木能生火，儼如身入洪爐。薩氏性躁之人，如何受得？因素臣耐心診脈，薩氏與鎖住不得不陪，以致忽然中暑。及得寶珠一運胸口，頗覺清涼；又聞著返魂香氣，故立時醒轉稱快也。素臣令苗童，把寶珠拿到外房去，摩運鎖住心口。床上蘭哥忽然睜開兩眼，贊歎好香。薩氏爬起，趕到榻邊道：「孩子，你幾日不說話，不開眼，死去的一般了；怎忽醒了轉來？」蘭哥道：「只覺鼻中一陣異香鑽入，爽快異常，便醒了轉來。」苗童道：「這先生真是神仙，怎只燒得一點子香，大家聞著，精神多發爽起來？」薩氏道：「你真是叔爺老子，你可多燒些香，救你孫子的性命！」素臣道：「他這病因香而起，如何還好燒這異香？若再聞此香，一二日病雖暫愈，復發即死，斷不可救！我燒這許多，一則令其返一返魂；二則試知其病，實係香癆，非因相思而起；當另以法治之，便可得生也！」薩氏抱著素臣雙足，連連磕頭道：「我的親爺，你真個醫得好我這孩子嗎？求你就寫下藥方來，從來說救兵如救火哩！」鎖住被寶珠摩運，遍體清涼，跑進來幫著薩氏求方。素臣收起珠香，問：「可有別的所在？」薩氏忙叫苗女領路，竟至上房。素臣道：「令郎此病，名為香癆，須以穢臭治之。可於空地，搭一高敞席篷，用四隻大缸，滿貯清糞，將令郎用板門扛抬，安放缸上，令四人以木棍不住攪之，待臭氣入鼻稍久，便有細白香蟲，從口眼耳鼻糞門之中鑽出，出完之後，移門於地，令得土氣，然後投以藥餌粥飲，便可生矣！此段說話，若在他房中說出，必生恚怒，便要加病；故至此處才說也。」薩氏搖頭落淚，說道：「這法子不好，求爺另換一個罷！他一生怕的臭穢之氣，全靠這香戀住他性命；是這樣治法，包管立刻就死！」素臣道：「他因香得病，若不以臭穢解之，雖有扁鵲、華陀，不能救療，有何別法！你說他靠著香戀住性命，可知越戀越深，再過三五日，便戀他不住了！」鎖住勸道：「到此地位，生死關頭，怎還顧得怕臭？只索要依著叔爺的了。」薩氏道：「若果醫得好，千萬之喜；若被穢氣觸死了，可不枉了他半世的愛香喜潔，死在陰司裡去，也怨著我，不得瞑目！」素臣道：「行此一法，十有九生；除此一法，萬無一活！只憑太太主意！」鎖住道：「沈呆鳥死去七日，叔爺一治就好。大姨，你說救兵如救火，怎還和他拗撇，不顧你兒子死活呢？」薩氏捶著胸脯道：「罷，罷，只索苦這塊肉的了！」慌忙吩咐苗丁，分頭準備。把素臣、鎖住一齊留住，要見個下落。廚下已停當早飯，薩氏也不迴避，陪著同吃。素臣看她眉如鐵帶，面若鍋底，虎背熊腰，行動粗率，與藥氏面目清秀，體態安舒者迥別，怎生得出這樣一個聰明秀美之子，暗暗奇怪。飯後，苗丁來回：「各色俱備，只要太太派出攪糞的四個人來。」素臣道：「書房裡四個童兒，面無肉彩，精神耗散，不久也要成癆；就著他攪糞，便也醫好了四童之病。」薩氏依言吩咐，同素臣等出來，監看行事。初時蘭哥怕臭，哀叫薩氏救命。薩氏淚如雨下道：「做娘的心痛死了，只是要醫好你的病！」叫至後來，忽然眉頭一皺，兩眼一睜，便自死去，全沒聲息。薩氏大哭道：「這是我害了你了！」猛然一頭撞去，要撞死在糞缸之上。素臣劈領揪住道：「這不是死，是香蟲要出來也！」薩氏哭喊：「人已死了，還說這沒影的話兒！」用力一掙，把領頭撕破，回轉身來，就撞素臣。素臣兩手攥住薩氏兩肩，扭轉轉來，說道：「醫家有割股之心，太太怎反撞起我來？你只看這香蟲罷。」鎖住亦代勸解。薩氏展動不得，眼睜睜看著蘭哥，果見口眼耳鼻糞門各處，鑽出無數細白蟲來。素臣道：「何如？」薩氏道：「是我性急了，不是拚你，放了手罷，留還我肩頭。」素臣方才放手。吩咐苗童用力，不要住攪。苗童初攪著糞，噁心頭暈，恨得素臣要死。攪到後來，便覺氣息好聞，心胸寬暢，精神長髮，便個個奮力攪轉。那臭氣愈甚，白蟲出的愈多，卻鑽出便死，不能存活。如此一時，白蟲漸少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出盡。素臣令苗丁將門扛下，放在地上。薩氏上前細看，面色較前反不甚呆白，把手去候鼻孔，仍有氣息呼吸，才收了淚，心略定些。素臣道：「快停當碧清的粥飲，待他醒來與吃。今日須睡在地上，就派這四童守宿。明日撤去糞缸，可與稀粥。後日始可歸房，用參藥調治。須先把架上香爐收拾開去，將房內香氣，用帶扇掃淨盡，調理七日之後，病可全去矣！」薩氏大喜道：「當真七日後就好嗎？我的爺，你就是我親爺哩！方才撞你，你休見罪，多磕幾個頭，消釋了罷！」素臣拉扯不及，同磕起來，要辭回家。薩氏卻連鎖住留著不放，晚上設席款待。薩氏道：「爺真是仙人，方才蘭哥已吃了一碗清湯了。」鎖住見薩氏感激異常，一俟撤席，即把素臣本事，及改裝入峒，要剿除岑■，求他協助之事，約略說知。薩氏失驚，跪地連連磕頭道：「爺就是文忠臣老爺嗎？我兒子說，滿天下就是老爺一個忠臣；誰想你來救他的性命！你只要我的心肝，我就剝開肚子來給你！等我兒子病好，咱們就反起來罷！」正是：

一事全忠孝，風行若有神；苗蠻俱禱祝，婦女總尊親；自古誰無死，何人不愛身？慊慊九泉者，

見在作呻吟。

素臣慌忙扯起來道：「岑■不打緊，所慮者毒蟒；我到赤身峒去，回來才定主意。你卻不可洩漏，只要招伏了令弟，四大戶齊心合力就是了！」薩氏道：「我那兄弟，是跟著我走的，不須招伏。依著我的主意，不管他毒蛇毒蟒，先剿除了岑■，替亞峒主報了仇，就是斬頭瀝血，也是情願！」素臣道：「若除不得毒蟒，冒昧起事，岑■事急，必投奔於他，仇報不來，反受其害，可不枉了！」薩氏道：「要除毒蟒大王，卻是難哩！老大王夫妻不管事了；只這五個小大王，夫妻十人，都是身長一丈，力敵萬人，渾身肉鱗，刀箭不入，犀象虎豹聽他驅遣，怎樣奈何得他？」素臣道：「他雖有猛力，不過一勇之夫；驅使禽獸的，古來頗多，以法御之，無不破敗！我所慮者，是天生妖孽，如犬戎、啖人、哀牢夷等類，非人力所能剿滅耳！故必親至其峒，觀其相貌、骨氣、志量、作為，以決彼興亡；度其地脈險阻，門關紆折，以定我驅畫；若草率起事，則勝負不可必，岑■不可除，亞古之仇，又何能復乎？」鎖住道：「叔爺所見，真萬全之策也！」是夜，薩氏去看蘭哥三五次，都是睡得沉沉的；五更又去，已討粥飲。素臣診脈，定了藥方，日有功效。三日之後，精神漸長，膚肉漸充。藥氏連一連二的差人來接，薩氏苦留不住，只得著人送回，交代明白，一二日後，即仍要送還。藥氏一見素臣，便磕頭道：「大姑娘竟全愈了，我叫他出來拜見，也叫叔爺歡喜。」

不一會，篁姑出來，袅袅婷婷，斂衽拜福。素臣見他不行峒禮，不敢去拉，作下揖去。卻被鎖住夫婦拖住道：「這孩子和關家的蘭哥，是一對拗性，只愛華禮，不守峒規。兩家都因為溺愛了，慣成拙性，常常得罪人，累父母受氣，叔爺只不要見怪就是了！」素臣看篁姑眉目秀麗，肌膚白潤，身材婀娜，舉止輕盈，雖非絕色佳人，竟是閨中之秀。暗忖：怪不得蘭哥想他，峒中除此女更何人配得他來？篁姑拜了四拜，低低的叫聲老爺，侍坐於側。素臣問其年紀若干，曾否讀書習學女紅。藥氏道：「他今年十六歲，只喜看書，也學做幾句詩，不知道她的好歹。看著蘇州灑繡，一學就會。整日坐在房裡，不是看書寫字，便是描花刺朵，從不出門頑耍的。他感激叔爺治好他那樣惡病，又知道是文忠臣老爺，才肯出來拜見；別的生人，從不出見的。」素臣暗忖：山東禮義之鄉，而有又全諸妾；苗峒無恥之地，而有此女子；欲居九夷，職是故也！是晚，大排筵席，款待素臣。鎖住、藥氏磕過頭，篁姑送酒定席，自始至終，俱無失禮。素臣愈加憐愛。次日清晨，鎖住夫妻進房問候，素臣道：「我看篁姑聰明窈窕，與蘭哥是天生一對佳偶，我欲為之撮合，你二人意下如何？」藥氏道：「蘭哥因想我這孩子，他母親才和我認做姊妹，我也喜歡蘭哥；因兩家有病，耽遲下來。若得叔爺做主，是極好的了！」鎖住道：「姪兒也是情願。但峒例，必得男女兩願，不以父母之命壓之；須去問了女兒，再求叔爺作伐。」

藥氏去了一會，來回復道：「好拗撇的孩子，這樣好女婿，這要難刁，說出許多條款。第一，不上墟去唱歌，要蘭哥到我家來，隔簾唱和；第二，唱歌時，女兒若和了，便算允了親事，不就交歡，要行聘擇吉，迎娶過門，合巹以後，才成婚禮；第三，成婚之夜，不許吵房、聽房；第四，三朝以後，凡有男親相見，俱不拉手抱腰，只斂衽福拜；第五，成婚以後，不趕野郎，十年無子，許其廣置姬妾。有一件不依，寧可老在家中，侍奉父母，不願嫁人！」素臣擊節稱贊道：「所謂有志之女，男子不如者也！我

自入峒後，雖不全行峒禮，卻也被女人拉過手來，只因欲濟國事，不得不委曲行權，究屬不顧廉恥。篁姑生於峒中，不為風氣所囿，真所謂豪傑之士，我當力成其志！即蘭哥有不願處，亦必委曲開導，使之樂從便了。」鎖住道：「承叔爺錯愛，是感謝不盡了的！但拉手、抱腰諸禮，卻難說峒中風氣不好，自是女兒拗性如此。當年峒裡，出過聖人，名叫土老生，曾與廣東、廣西、四川、雲貴五省名公，辯正過來；他說：『老聃至西戎而效其言，禹適禪國忼然解裳，風氣所限，聖人不能立異。況天地之道，陰陽而已；天氣下降，地氣上升，謂之交泰；若天地不變，謂之否塞。峒裡女人，與男子拉手、搭肩、抱腰、捧臉，使地氣通乎天，天氣通乎地，陰陽交泰之道也。若像中華風俗，男女授受不親，出必蔽面，把陰陽隔載，否塞不通。男女之情不暢，決而思潰，便鑽穴逾牆，做出許多醜事；甚至淫奔拐逃，爭風護奸，謀殺親夫，種種禍端，不可救止；總為防閒太過，使男女慕悅之情，不能發洩故也。至婚家之禮，又只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許男女自主，兩情豈能投合？若再美女配著丑夫，聰男娶了蠢女，既非出彼自願，何怪其參商而別求苟合！若像峒中風氣，男女唱歌，互相感慕，然後成婚；則事非出於勉強，情自不至乖離；遇著男子，又得拉手搭肩，以通其志；心所親愛，復得抱腰捧臉，以致其情；其氣既暢，不致抑鬱遏塞，一決而潰為鑽穴逾牆等醜事矣！人心不可能強抑，王道必本乎人情；故合九州風氣而論，要以葵花峒為第一。』這是土聖人所說，他的徒弟札記出來，刻成語錄，姪兒們自小就讀熟的。叔爺就與土聖人所說老聃、大禹一般，憑著女人拉手，才是聖賢豪傑作用，怎反說是不顧廉恥？」素臣道：「老聃，吾所不屑為；大禹，吾所不敢望。匹夫不可奪志，任你父母二人，各行其志便了！只是我進來多日，舍親必然懸掛，須出去安慰了他，再到關家作伐。」鎖住道：「便是沒有問得叔爺，那沈呆鳥可真與叔爺有親？」素臣道：「我第二房小妾，乃其胞妹。」鎖住道：「如此，是至親了。姪兒因不知名號，失言極矣！但這位舅爺，怎生呆拙如此？」

素臣道：「他的拗性，與篁姑一般：一則男子中之豪傑，不為風氣所易；一則女子中之豪傑，不為風氣所囿者也！」鎖住便不敢再說，但欲接雲北夫妻至宅同住。素臣道：「一去搬接，便自張揚；我也不久要往赤身峒去，不如我去走遭的好。」鎖住道：「既是叔爺必要出去，明日一早須得就回。」素臣道：「明日未必，後日竟到關家說親，來回頭你罷。」鎖住道：「這卻不便，說親是要在姪兒家中起身的。」素臣應允。

飯後，竟往雲北家來。頓氏接著，忙問道：「文爺怎就耽擱這許多天？瘋病可曾醫好？丈夫怕向大戶家走動，幾遍催促，沒來探問。」素臣把前後事情，細述一遍。頓氏喜歡道：「救活了兩個人，真是莫大陰德！」自去洗鍋燒茶。雲北背著一隻公鹿進門，叫道：「文爺回來了，怎去這許多日？」素臣把前後復述一遍。雲北大喜道：「有這四大戶幫助，事可為矣！連日進山，只拿幾個雉兔；今日是妹子生日，恰得這全鹿的好采頭！待我收拾出來，與文爺上壽。」素臣道：「今日二十四，正是你令妹生日，虧你倒還記得。」頓氏遞出茶來，接應道：「這是他心心在念的，到了這日，就出眼淚，說一父母所生嫡親妹子，不能見面。今日一早，卻是歡天喜地的，說：『我進山去，若得彩，就留著待文爺回來，替姑娘補做生日。』卻可得的這全鹿，文爺又恰好回來，真是姑娘的福氣哩！」素臣稱出五十兩銀子，遞與雲北盤纏，囑咐：「病後正該調理，不必進山使力。」雲北道：「我是急病，如今已復原了。這後山是小人衣食飯碗，除了生病，便儘夠盤費。前日又承賜錢文柴米，並那只馬熊，用度寬然。文爺是出門的人，留著自便。」素臣道：「我帶的盤費很多，你是我至親，怎當做外人看待？」頓氏道：「就是至親，連一連二的周濟，也消受不得！」雲北道：「文爺是這般說，卻之不恭，只得要領謝的了！」因把銀包遞與頓氏道：「好好的收起，你我還沒曾見這包銀子哩！快去脫下圍裙，和你先拜了壽，再去收拾罷。」頓氏依言進去，一會出來，與雲北同拜。素臣力辭道：「你妹子若在此地，該他拜你，怎敢反勞二位？」雲北夫婦只得行了小禮。

晚上先吃壽麵，次吃壽酒，席上，素臣說起篁姑不行峒禮，雲北道：「只道天下就是我一箇呆鳥，豈知還有拗性的人！他生長峒中，又是少年女子，能如此執性，實是難得，文爺該竭力替他撮合。那蘭哥我曾見過，好一個俊秀子弟！只不知篁姑的人物，可配得上？」素臣把篁姑體態述知。雲北道：「舜，東夷之人也；文王，西夷之人也；連相貌也是不介夷、夏的，真是覆載無私！」素臣道：「吾兄滿腹詩書，是自幼讀的？還是中年讀的？」雲北道：「說也惶恐，還是未為事以前讀的，一部《四書》，一部《左氏春秋》，幾十篇爛時文。為事以後，便把書本丟了。那部《四書》，是先父自己教的，讀爛在肚，至今不會忘記。《春秋》的傳，是閒著就把他當歌曲唱念，也有記得。那爛時文丟在腦後，便連影子也沒有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你既熟讀《左傳》，便好和你講究兵法了。」因先把鄭莊公克段，入許，哀戎師，伐戴，取三師及■葛之戰，細細指示出兵家奇正互用，營陣偏伍之制，設伏橫擊之法，以勇先登，以智承弊許多機變；次及曹劌、子魚之論戰；次及管仲之軌伍連鄉，作內政而寄軍令；次及晉文之伐原大搜，復曹、衛而圍宋城；言者娓娓，聽者津津，剛剛講得十幾篇文字，已漏下四鼓矣。虧得頓氏再三催請，方才安置。次日清晨，雲北即至床邊請教，素臣一面披衣，一面講解，除了盥洗、飲食、大小二便之外，口不住講，耳不住聽。講到得意之處，素臣指畫手揮，如親率六軍兩廣。聽到得意之處，雲北手舞足蹈，如身入五花八門。直到黃昏，還說了無數的黑話雲北忽然想起，趕進去責備頓氏：「怎不點燈？」頓氏埋怨道：「你聽的不費力，難道講的不口乾的嗎？送出茶來，都冷在桌上。說了幾遍要買油，總不聽見；這會子才知道天黑，已怪遲了！有日子講哩，你也該放文爺住一住口，養一養神，怎是這樣沒正經？」這幾句話；說得雲北頓口無言。素臣聽見，忙進內解說道：「大嫂，你休怪他！我與他一樣脾胃，但有人肯聽我講說，又有悟頭，便連日連夜，不覺勞倦。既是沒油，也不必去買，省得耽擱工夫。我有代燈之物。」因在袋裡取出宵光寶珠，道：「這不強似點燈嗎？」頓氏吃驚道：「是甚東西，照得滿屋雪亮，卻不見了文爺？」素臣道：「此夜光珠也，我被這珠影隱著哩！沈兄可仍到外邊去聽講。」雲北道：「實是小人錯了，昨日已講至四鼓，今日又一天沒住口，真個勞乏了文爺，不是耍處！」素臣道：「我不惟不勞乏，反覺精神頓長；沈兄不可躲懶！」雲北大喜道：「若文爺不乏，小人斷不敢懶！」於是出外復講，直講到月上東山，素臣才把明珠收起，仍復再講。頓氏聽打五鼓，叫應雲北，方才大家安息。

一到天明，叩門聲急，頓氏開看，仍是前日那兩個苗婆，竟進素臣房中。卻不似從前唱，在帳外喚醒了素臣，說有要緊話，請老爺去商量。素臣疑惑：「有何要事？」忙忙的趕至鎖家，卻並無要事，惟恐素臣不來故耳。素臣大笑。梳洗過，吃了早飯，即往關家說親。關保之病，原為蘭哥而起；及蘭哥病退，不覺霍然。聽報素臣在外，忙與薩氏出迎，齊跪於地，也依著鎖家夫妻樣子，俱拜認做叔爺。領至壺天書屋，蘭哥拜見，亦稱老爺，感謝救命之恩。素臣因為作伐，並篁姑五件條款說出。薩氏道：「這頭親事是好不過的；但篁姑忒也拗撇，這不成了個野人嗎？」因問關保：「你依也不依？」關保道：「別的了罷了，連拉手抱腰都不肯，怕招著親戚們怪哩！」蘭哥道：「他這五件事，孩兒求之不得；若要孩兒與此五事相反，也情願一世不娶妻子！」關保道：「你沒讀過土聖人的書麼？怎說這野話！」蘭哥道：「土老生的書，都是亂道；孩兒只知道孔聖人，不知道土聖人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們峒禮，原聽男女相願，不以父母之命壓之；難得他兩人意見相同，將來和好可知，你夫婦只求兒媳和好，就招些怪頭何妨！況峒中除了篁姑，誰人配得你的兒子？他兩個不依此五事，便都不願嫁娶，為父母者，豈可不成全他？香癆有法可治；害子相思，便是沒法，到那時懊悔卻是遲了！」薩氏與關保俱連忙答應：「聽憑叔爺作主，就請叔爺擇定唱歌日期。」素臣道：「蘭哥還未復原，再緩幾天，竟是七月初一罷。」薩氏道：「月頭上最好。」當日大排筵宴，一則謝醫，一則起媒，酒席豐盛，禮意慇懃，自不消說。席散，素臣回復鎖住夫妻，俱歡喜詫異，自去準備不題。素臣次日復至沈家，與雲北講解，並授以煉神、煉氣、煉力之訣。初一這日，素臣先至關宅，薩氏之弟關保在座，因其姊之言，亦拜認素臣為叔爺。同領蘭哥至鎖家。鎖住妹夫索住，妹子鎖氏，俱領回家，亦因鎖住之言，都拜認素臣為叔爺。素臣無故添出許多姪兒姪女，在跟前百般親熱，暗自好笑。篁姑房中，早已預備，將內房門口掛一湘簾，簾內簾外，各設一座，外房窗闌洞開，內房窗闌緊閉，蘭哥雖與篁姑對坐，看不見一些身影。蘭哥並不學趕墟惡套，唱那穢語俚歌，款款的念出《關雎》三章，雖係自來之腔，卻長短疾徐，自有節奏，娓娓可聽。蘭哥唱完，篁姑接念《鵲巢》三章，出自女郎香口，更加驚轉花間，燕喃簾畔，清圓瀏亮，真有繞樑之音。素臣擊節歎賞道：「《關雎》、《鵲巢》，王化之原，人倫之始；他日桃夭宜家，螽斯衍慶，於此兩歌卜之矣！」於是男親俱向蘭哥叫喜，女親俱向篁姑叫喜，內外筵宴，席罷而

散。初三日行聘，初七日迎娶，兩家都是大戶，聘禮婚儀，十分富盛。成婚之後，夫妻恩愛，自不消說。加以篁姑早晚服事翁姑，俱依著內則條款，先意承志，婉婉聽從，把關保夫妻二人，喜透天門，愛之加寶。蘭哥成婚後，與篁姑商議，將素臣接去，住在新房西間，晨昏定省，儼加子女一般。沐則篁姑捧沃盥，篋發梳頭；浴則蘭哥持巾澡雪，揩身擦背；素臣堅辭不獲，深感其情。因把古文三昧，詩法真詮，倒篋傾筐，細細指教。夫婦二人，性愛文墨，質又聰明，如久旱逢霖，涸魚得水，津津聽受，其樂無涯！竟忘卻新婚好合，日夜俱環坐求教，把同夢之歡，都丟向腦後！素臣定了十五日起身，兩人於十三日私餞，愁眉淚眼，短歎長吁，令素臣好生難受。十四日，在雲北家敘別，也是難捨難分，不能恕別。到了十五日，四大戶公席餞行，行令猜拳，觥籌交錯，苗童苗女，歌舞侑觴，才得歡笑了半日。席散起身，素臣忽然頭暈，倒地不醒。正是：

莫道陰陽全懵懂，須知禍福半分明。

總評：

燒水安息，蘭哥醒而稱快，宜其以安息治之。卻止是試探病情，可謂奇變。至蘭哥病原，已經鎖住說透，滿屋香煙，滿頭香汗，更屬信而可徵，何必更加試探？緣彼七絕一首、薩氏數言逗起疑心。惟恐病由相思而起，慎之又慎，方是良醫。勿輕議素臣之鵲突。

以臭治香，突有道理，而一切醫書未見有此。作者靈心造出，可補軒岐及四大家所未備。

撞冀缸不得，即撞素臣。寫薩氏愛子莽性，活現紙上。

七竅鑽出白蟲，一出即死。是否真有一事，抑係摸想出來？世上如有此病，急以此試之，得一實在下落，豈不快哉！薩氏失驚跪地一段寫得精采之至！得後八語詠歎，教忠之意十分透足。玩夫廉，儒夫有立志，百世之下必有興起者，此書之功大矣！

素臣欲親至赤身峒之意，至此始盡情說透。觀其人，度其地，大英雄舉事，必期萬全，如是，如是。

土老生一段議論雖甚可笑，卻附會得好；若全說不通。便不足動愚失之聽。文勢得此一振，便有回波擊石、鬥鶻翻風之妙。

老聃至西域，禹適裸國，今之異學有以此助釋攻儒者。今讀此書，始知其沐浴於土老生之教者深矣，可勝長喟。

土老生云「風氣所限，聖人不能立異」，作者云「豪傑生志，風氣不能限之。」故於舉峒若狂之中，特拈出雲北夫妻，以作中流砥柱。而雲北究自外來，非由土著；復拈出蘭哥夫婦。素臣之答鎖往也，曰：「一則男子中之豪傑，不為風氣所易；一則女子中之豪傑，不為風氣所囿。」然後知土老生之言，特為無志之徒籍口，不足供有志者一嘆也。其有功於人心世道者，豈淺鮮哉！

素臣喜講，雲北喜聽，與教虎臣用弩，一手針線繡出兩般花朵。「指畫手揮」數語，寫得興會淋漓，增長讀書人無限志氣。